

锦帆桥人家

● 范小青



责任编辑：张 森

封面设计：邱建军

锦帆桥人家

范小青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25 插页 2 字数 211,000

1990年1月第1版 199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600册

ISBN 7-5321-0458-3/I·378 定价：3.65元

内 容 提 要

锦帆桥，个体经商者的一方天地。

三十多岁的黄扬，是从动乱年代闯荡过来的一条汉子。他插过队，当过兵，结过婚又离过婚，如今却是名噪一方的“黄老板”。在人生的道路上，他步履艰难，对事业和爱情，都有独自的追求，而又不为他人所理解，连至爱亲朋都称他“有几副面孔”。作品以他为轴心，展示出一幅丰富多采的生活画卷，刻划了一组性格迥异的个体户群像，读来情趣盎然，发人深思。

这部长篇小说，风格淡雅含蓄，生活气息浓郁，写人、状物、叙事以及语言文字，都富有强烈的地方特色。

桥那边的空地上，原先是有房子的。老人说，那房子是孙家祠堂。从前孙家是苏州城里的名门望族，子系庞大，孙家祠堂里牌位是很多的。据说孙家上代，曾经号称“江南首富”，很有钱，且皈依，好行善，所以孙家祠堂的香火一直是很兴旺的。不过也有人很怀疑这种说法，因为后来孙家祠堂是被天火烧掉的，只留下一堆残砖碎瓦，再后来残砖碎瓦也没有了，就成了一块空地。

这都是好多年以前的事情了。

第 一 章

夜里秋云醒了几次。有轻轻的水声，就在窗下，拍打斑驳的石基。好像过了一条小船，有轻轻的橈声和轻轻的人声。不远处运河上，有大轮船或是拖轮过往，指挥调度的喊声从喇叭里扩散开来，愈发衬出黑夜的静谧。

秋云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说不清是陌生还是亲切，是孤独还是温暖。

她在乡下过了11年，半夜里总是有狗叫。后来她到县医院工作，集体宿舍后面是一家纺织厂，于是她习惯了三班倒，也习惯了夜里或白天在机器轰鸣中睡觉。

现在她回来了，狗和机器都没有了，她却睡不着。

天窗慢慢地发亮。

妈妈起来了，到灶屋捅开了煤炉，窸窣窸窣淘米烧粥。

沿河的窗也开始发白。早晨在窗玻璃外面微笑。天气其实不冷，已经过了端午节，一般人家是不会关窗睡觉的；可是沿河人家不同，河面上有风，有凉气，阴森森的，夜里总是把窗关好睡觉。好婆在世的辰光，不到热得喘气是不许开窗睡的，

说这河夜里不太平。秋云总想听听怎么的不太平，可夜里总是醒不来。妈妈说小人夜里是不会醒的。那时候的窗，都没有玻璃，是那种似透明又非透明的云片，若是没有那一方小天窗，屋里的光线是很暗的，不过大家也不觉得不好，反正这一带家家是一样的，对河人家也一样。都是这种老式窗。老式木窗不用金属铰链，窗座上一个小臼，窗框的一面做成圆柱型的，拖出一小截，正好嵌在木臼里，开窗关窗，都有很脆的“吱呀”声，时间长了，那“吱呀”声会发干发涩，好婆就用鸡毛杆蘸一滴豆油滴进木臼，那“吱呀”声复又圆润悦耳。现在这声音再也不会回来了。老式木窗后来都换上了玻璃窗。都说中国是一个高度统一的国家，这一带沿河的住家更换窗户也像是一次统一行动，好像是在一夜之间，老式木窗都变成了规格划一的三块式玻璃窗，对河人家也一样。

窗下的这条小河，叫锦帆河。

苏州是一座有名的水城，城内水网密布，纵横交错，据说曾以三横四直为主干河道。可惜这三横四直的布局，如今只能到一些碑刻上去寻找了。这左右逢源，融会贯通的三横四直河流，有的荒废，有的改道，有的积郁淤塞，也有的被填作平地，成了街衢，甚至盖了高楼，原先的面貌早已不复存在了。

幸存的锦帆河，却还基本保持着原样。

锦帆河沿岸，就是织里巷。

织里巷是一条很古老的巷子，据说从前是很有名气的。春秋战国时期，自吴国战胜了越国，吴王夫差狂妄骄奢，为了消闲取乐，夫差滥用民力，大兴土木，在城内外开挖河浜，建筑

宫殿。夫差在苏州城里开掘拓宽了几条河，命人织出锦缎，做成船帆，在宫女们的簇拥下，整日行驶锦帆船在河上饮酒行乐。当时苏州的丝织业已经有了相当的水平，织匠精心织出的锦缎，精美细巧，华丽鲜艳，河上张扬着如此漂亮的风帆，委实招眼。后来的锦帆河、锦帆桥都是因此而得名的。到了宋朝，为了使已经驰名全国的苏州丝织业更加兴旺发达，官府在苏州建机神庙，就选中了锦帆桥南这块风水地。虽然这座名叫轩辕宫的机神庙后来因为年久失修而倒塌了，但锦帆桥这一带的名气却响了出去，织里巷也就由此而得名并且出了名。此后，元、明、清各朝，在苏州设立织造局，织造府，都到织里巷来选一块地方建局，或是改建故宅设局，民间一些专门从事丝织业的中小机户也纷纷到这里来谋地盘开户安机设点，一时间织里巷真所谓“东北半城，万户机声”。到了清初以后，这里又出现了许多专门以“放料取货，以贷出售”的方式经营的有商业性质的缎庄，织里巷繁华热闹，名声大振，清代徐扬所绘《盛世滋生图》，在织里巷地段画面上，可以看出有数十家丝绸店市招。

后来，由于清朝康熙、乾隆皇帝多次南巡，大都要在织造署驻蹕，所以又将织里巷上沿的石卵石路面，改为用青砖侧砌成“万人”字纹的路面，称为御道。街巷旁的住宅、茶社，商店等建造得十分讲究。

在明、清两朝，繁华热闹的织里巷曾经吸引了许多财主富户来这里落脚生根，建宅砌园，其中，要数明代中叶盛泽孙亭最为显赫，最为招摇。

盛泽是苏州乡下的一个小镇，地方虽小，却很富裕。镇上

居民大都以养蚕织绸为业。在明朝初期，镇上代客买卖织品，从中收取佣金，光是丝绸牙行就有了千百余家。由于水路四通八达，四方商人蜂拥而来，买去锦绣绫罗，带来各式货物，更使小镇日益发达，名扬江南。孙亭原是盛泽镇上一普通人氏，家贫且貌丑，娶了邻家女子为妻，夫妻俩结婚数年，未有后嗣，家中唯有一张织机，平日里养几筐蚕，织几匹绸，上市去出兑，勉强过个温饱之日。一日孙亭携妻去观音庙求香火，路遇一相士，言孙亭“鱼眼、猴鼻、开花耳”，恐有贫贱早亡之虞，及早行善，或可少延。孙亭本是忠厚之人，得了相士此言，愈加好善。

数载之后，孙家果然时来运转，家中添置了数十张织机，置买了数十间房屋，又添得三女一男，眼看着人丁兴旺，家业发达。再过数载，家中织机已过百张，又开了些许牙行，又讨得几房家人小厮，积有数千金家私，孙家之富冠于盛泽，且和盛泽丝绸一样，名扬江南了。

孙亭的独子孙观保，在小镇上住得厌气了，终日里纠缠着要去见外面的世面，孙亭拗不过，便携往苏州城一游。这一游，把孙家父子的魂勾住了。不多久，孙亭便留下原配夫人及家人于盛泽老家，继续丝绸之业，自己携二、三姨太及子女前往天堂之府定居。

孙亭先在织里巷买下一幢小宅院，翌年，又选了一块地皮，重造了一幢大宅院，全家迁入，原先那一小院，便留给几个下人家眷住了。

织里巷的地盘，很快就被孙亭这样的富户占完了，一些后到的织户以及钱财窘迫些的人家，挤轧不进，后来就有了织里

巷下沿，在锦帆河东岸又出现了一排住宅，一条街巷。原先的织里巷就叫织里巷上沿。这样，织里巷就形成了一个很奇特的形状，分作上下沿，中间有锦帆河隔开，上沿在河西，下沿在河东。由于上沿地势高，地盘大，一般住宅房屋高大气派，下沿地势低，场势狭窄，相比之下，住宅要比上沿低级一点，这就给人一种感觉，好像上沿始终压迫着下沿，但由于锦帆河的存在，又使上下沿的人家一衣带水，紧紧地连在一起，不可分割。

秋云家就住在织里巷下沿。小时候，早上起来，她总抢着去开窗，一开窗就能看见小河。锦帆河不宽，不过五、六米，河水却很清，碧绿的，悠悠地流。她站在窗前梳头，一边背课文，对河上沿那家人家就有几个脑袋挤到窗口，朝她做鬼脸。秋云一眼就能看出来，那个脑袋顶圆的，是她的同班同学。

因为水道纵横，河港交错，苏州城里的沿河住家，除了有街巷里的左邻右舍，还经常和对河人家交朋友或者结冤家。

小河里经常有小船摇过。小船钻出这一个桥洞，又钻进另一个桥洞，船家悠悠地摇着橹，用说不上是好听还是难听的乡音叫卖。妈妈就在窗口朝下看，大声问：“喂，今朝有啥小菜？”

好婆也颠着小脚赶过来，挤在前面，叽叽咕咕，批评小青菜有蛀虫，马兰头有泥，抱怨野荠菜太瘦。大蒜头太贵。妈妈先是同船家讨价还价，回头征求好婆的意见，一斤青菜两斤菠菜，或是两斤青菜一斤菠菜，待好婆点了头，妈妈就到抽屉里

取钱，秋云和弟弟就抢着把系着绳子的篮子放下河去，很快就吊上来一篮新鲜嫩绿的蔬菜。好婆却总要叫妈妈先复了秤，再把钱放下去。船家在河里等急了，就喊，秋云和弟弟都不满意好婆，背底里叫她“抠好婆”。

碰上好季节，碰上船家兴致高，会扔一只山芋或是一条黄瓜上来，秋云和弟弟就争吵起来，待好婆出面做了公证人，平分了，姐弟俩便爬到窗口上去吃，去馋对河人家的小孩。船家从来不给对河那家人家扔山芋扔黄瓜，大概看见他们家小孩多，多扔舍不得，扔少了怕分不匀吧。那家人家的小孩只好眼巴巴地看着秋云和弟弟吃。秋云和弟弟就大声地嚼，让那香喷喷的声音传过河去，头皮上就要吃好婆的毛栗子。好婆说：“嘞吧嘞吧，吃相难看，下世投胎变成饿煞鬼。”好婆的规矩是很重的，可惜那些规矩只能管管妈妈，却管不了秋云和弟弟。那时候爸爸的工厂内迁，爸爸一年难得回来几趟，省下几个车钱。爸爸的工资是每月按时寄回来的，养家活口，自己只留15块钱作生活费。家里妇道人家撑台面，赤豆里也想抠出油来。妈妈靠居民委员会介绍点临活，赚点零钱，补贴家用。清贫的日子倒也过得蛮太平，蛮安逸。

门“吱呀”一声开了，又“吱呀”一声关上，妈妈出去买菜了，屋里又安静下来。秋云很想再听听水声，听听那悠悠的橹声和那乡音十足的叫卖声。可是她什么也没有听见。早晨的嘈杂声淹没了一切。很少会有农民摇了小船来卖菜了。现在的农民用卡车拖拉机摩托车自行车载了菜来卖，都是急急忙忙的，卖了菜，要赶回去到队办厂社办厂上班，种田卖菜倒成了他们的业余劳动。小河里偶尔有船过，也都是那种挂上了柴油机的

水泥船，“空空空”，横冲直撞，水浪溅得老高，惹来沿河人家的咒骂。船家那种悠然闲散的情趣不再有了，小桥流水人家的诗情画意也退色了。

秋云躺不住了，起床第一件事，便是推开了沿河的窗。

对河人家的窗口，爬着个小姑娘，看上去有八九岁，很安静地朝秋云看。秋云无意中发觉这个小人的神态里有一种超越年龄的忧郁和沉重。秋云铺了床，回头看那小姑娘还是那个姿势，一眼不眨地看着她，还是那种超越年龄的忧郁。秋云心里突然有点难过，也说不清为什么。

妈妈买菜回来，秋云就再也没有安静的辰光了，妈妈的话头可以从早晨延续到深夜。妈妈老了，老得有点像好婆了，啰啰嗦嗦，也许因为长期一个人在家，闷坏了。秋云没有心绪听妈妈讲，她总是想再看看对河的那个小姑娘，小姑娘始终在那个位置上，安静，忧郁，沉重。

秋云终于忍不住问：“妈妈，对面那个女小人，是啥人家的？”

妈妈朝对河瞥了一眼：“噢，黄家老二的女儿么。”

“老二？是黄扬的……”

“不知道叫黄羊黄牛，反正是他们家老二的，就是那个顶邪气的，噢，就是和你同学的那一个吧，还和你一起下乡的。人家脚路粗，歪点子多，回来好多年了，不像你，太老实，发呆……”

是黄扬的女儿，秋云忍不住又看那小姑娘，并朝她笑了一笑。小姑娘也笑了，那笑，也蕴含着那种忧郁和沉重。

“你不晓得吧，这个小人是個瘫子，听说从娘肚皮里养

下来就瘫的，从来不会走路的。唉，做老子的太活络，报应报在小翠身上，作孽哦，这个小人安逸得叫人看了心里难过的。你想想，已经12岁了，看上去像六七岁，大人前世作的孽呀，小人一世人生糟掉了，要是老子再讨个后娘，还有得她苦呢……”妈妈“啧啧”地叹息，怜悯的目光也投向小姑娘。

黄扬没有再婚。当时大家都议论，以为不出几月，他又会成为什么局长什么部长的女婿，好像都把黄扬的为人看透了。一直到好多年后，当年一起插队的同学碰在一起，总要把黄扬贬一贬。在那样的场合，李秋云总是说不出话来。

吃过早饭，秋云见妈妈要拖地板，就抢过了拖把。地板已经很旧很旧，红漆剥落了，斑斑驳驳的，发了白，可妈妈还是天天拖，天天揩。

开了灶屋的后门，有一排台阶，石砌的。秋云姐弟小的辰光，大人很少开这扇门，怕小人出事情。秋云提着拖把下了台阶，河里散发出一股怪味，扑鼻而来。河水又黑又浑，水面上漂着各种脏东西，秋云不由皱了皱眉。一条清澈美丽的小河，被污染糟蹋成这样，人人有意见，可谁也没有办法治。工厂里的污水要流出来，没有人能阻挡，沿河的住家也拆烂污，反正河水干净不了，索性把垃圾往河里倒。大家再也不敢下河洗菜淘米洗衣物了，不过为了节省些水费，沿河住家仍然不断地下河，河水虽脏，清清拖把，刷刷鞋子还是可以的。

“哟哟哟，你不是李家的大妹妹么！”有人在对河的台阶上招呼秋云。秋云抬头初一看，没有认出是谁，后来才想起来，那是对面黄家老大的女人。秋云下乡前一年，她嫁过来的，梳两条辫子，看上去比秋云大不了几岁。现在却完全是妇道人

家的模样了，发了胖，齐耳的短发，灰不溜啾的衣衫，她正用小蚌壳子在刷马桶，哗啦啦，哗啦啦地响。

“什么时候回家的？”

“两三天了。”

“回来看看你妈妈？”

“是……我调回来了。”

“呀呀呀，呀呀呀！”那边的大媳妇尖叫起来，“真的呀，好事情！恭喜你呀……”

秋云笑起来。

黄家大媳妇突然叹了口气，说：“不少年了吧，在乡下吃了不少苦头吧？啧啧，啧啧，不过你们家还算好呢，只轮到你一个人下去，我们家，触霉头的，我们家他们老二、老三、老四三个！我们家做老大的，虽说没有下去，倒比下去还苦。现在说起来还不硬气。人家说起来，你们又没有下乡吃苦头，好像我们在城里享了十几年福，哼哼，天晓得。讲这种话罪过的，作孽哦，良心哦，你想想，他们在乡下苦，我们在上头苦，我们屋里的，为了这几个兄弟，头发白了多少根，要寄钞票去补贴，要凑钞票去送礼，乡下人进城上门要吃要喝，还要带点走，不好得罪的，土皇帝呀！我们家两个小的，小辰光连水果糖也吃不到的……作孽哦，现在说起来，你们额骨头高，你们好福气……”

话虽啰嗦，却也在理，秋云想起家里人那些年为她操的心，不由点了点头。

黄家大媳妇见秋云点头，更来劲了，咽了口唾沫，准备继续叹苦经。秋云怕她缠，赶紧扯开话题：“河水，这么醒眼……”

黄家大媳妇的话头马上又跟了上来：“哟哟哟，没有话讲了，没有话讲了，过几天天气热起来，日脚还要难过呢，大热天臭得熏煞人的。全是恶死做的人家，你看看，这种齁齁物全往河里倒，怎么弄得好。我刚刚嫁过来的辰光，他们家弟兄几个，热天洗河浴，那辰光河水比浴室里的水清爽……哎哎，哎，我讲闲话顶会讲到豁档里去。哎，你调回来，派在那开厂里做？”

“医院里。”

“哟，医院里，灵光的，灵光的，医院顶神气，现在做医生，牌子硬的……”

“不是做医生……”

“哟，做护士也好的，现在人家外面护士小姐派头顶大。派到医院里，总归是你们有花头，脚路粗，你们屋里，到底比我们来事……”

秋云突然想起妈妈刚才讲黄扬脚路粗，有花头的，她不由脱口问：“你们家老二，你们家的老二，黄扬，现在做什么事体？”

“老二呀，哼哼，老二，不要提他了，顶不是东西，人家劳动局长亲自帮他寻的工作，蛮好的，做了几天不高兴做了，说没有劲，没有意思。你想想，年纪也一大把了，又不是几岁的小人，做工作上班还嫌遑什么有劲没有劲。这种货色，世界上少见的。要吃饭要过日脚，有劲要做，没有劲也要做的。他大概看见人家万元户发落，眼熟了。肚皮里不惬意了，自说自话，辞掉工作，花头经十足，这一阵扒扒电器修理，过一阵说要开馆子店，现在又要做什么服装大王。大王呢，要么做做牛皮

大王吧——哎，告诉你，有一次还给搭进去了，说是有什么嫌疑，后来总算查清爽是弄错了，放出来，算没有罪，搭错的。屋里人吓得要死，他倒一点不搭界。这个人，作来作去，自己一点好处没有捞到，赚一点钞票总归作光为止，别人家赚了钱，屋里全是高档货，房子造起来，他呢，作来作去穷得叮当响，一个大男人连个小孩也养不起，要靠兄弟淘里帮忙。哎，你看，喏，窗口上那个小姑娘，就是他的女儿，瘫子，吃啦用啦全是咱们负担的，平常日脚一直放在我们这里，他自己没有工夫来管她的……”

小姑娘听见她们说话，仍然很安静地看着她们。秋云不忍心去刺痛这个可怜的人，她笑着问她：“小妹妹，你叫什么名字？”

小姑娘很难为情地抿着嘴，不回答。

黄家大媳妇说：“叫梅梅，稀奇古怪的名字。”

“梅梅？”李秋云心中感到给人刺了一下，这时，妈妈在窗口上喊她了。

“这家人家，你以后少去同他们啰嗦。”妈妈不等秋云关上灶屋的后门，就大声地说，并不怕对河的人听见。“这家人家，少一点正气，这个女人，挖屎丢烂泥，什么事体做不出。屎马桶，尿痰盂，偷懒上厕所去倒，就往河里一冲，只当别人全是瞎子……”

秋云想黄家大媳妇说别人把垃圾往河里倒，咒起人来牙齿缝里生风。妈妈也是不肯饶人的，看起来，对河隔岸的可没有少吵过架。不过秋云不想听妈妈讲黄家大媳妇的坏话，她很想听黄扬的事体。

“妈妈，刚才她说黄扬什么，是不是做生意蚀本了？”

“蚀本？啥人蚀本？黄家老二蚀本？你听她哭穷，她那张嘴，听不得的。天下人蚀本，他黄家老二不会蚀本的，现在人家都叫他‘老板’，不发，怎么叫‘老板’，没有名堂，怎么叫‘老板’？”

“老板？”秋云觉得很滑稽。“叫黄扬老板？”

“你去问问，锦帆桥边的人，都晓得他是啥等样的人物。”

“桥那边什么人？”秋云没有听明白妈妈的意思。

“他在桥那边的市场上做服装生意，大发了，做大老板了——噢，对了，桥那边的市场，你还没有去看过呢，你不晓得，现在那边是一个服装、百货市场，派头穷大，冒两百个摊子呢。你去看么，人家说是领导苏州城服装什么流的，还登过报纸，电视里也放过的……”

“真的？什么辰光兴起来的？”秋云有点吃惊，前几年她回来过，只是听说那地方有一些风味小吃摊头。

“也记不清了，不晓得什么辰光开始就热闹起来了，好像是一眨眼的工夫。”妈妈朝对河看了一眼，又说：“也是奇怪，那地方，原本是不大干净的……”

秋云心里也打了个格登。

从前，锦帆桥那边是一块空地。也曾经是一块禁区，巷子的人，从来不许小人过去野白相，究竟为什么，大人从来不说，不晓得是说不清，还是不敢说。

解放初期，政府里有一个部门，在那块地皮上造了一排平房，安排机关里的几个单身汉住。那些年纪轻轻的干部，扛着

行李铺盖走过去的时候，巷子里的小人要跟过去看闹猛，大人们就很凶又很害怕地拦住小人说：“那地方去不得，那地方不干净。”

那几个干部就笑起来，说：“啊哈哈，老百姓，思想水平，唉，真那个，解放了，还迷信。”

他们就雄赳赳地穿过小巷，走过小桥，到那边的平房里去住。

过了不多久，有几个干部就结伴到这边的巷子里来，打听老百姓屋里有没有空房间可以出租，他们要搬出来住。小巷里的人就很紧张地问他们，是不是看见什么了，都说什么也没有看见，问是不是听见什么了，又说什么也没有听见，再问为什么要搬出来住，也说不出为什么，只是想搬出来住。

那时候，找房子是很好找的，他们很快就搬出来了。于是这边巷子里的人就更加觉得那地方是有名堂的，对小人就更是严加看管。那一排平房，后来就一直没有人住，老是空着，反正那时候房子多，公私合营后的那一阵，空房子到处有。后来那个单位就把这几间平房当作仓库，堆堆旧东西，或者干脆铁将军看门，不派任何用场。所以，那一阵，桥那边的那排空房子，在巷子里的人看来，尽管离他们只有一桥之隔，却是同他们毫不搭界，就像是离得很远很远。

那排房子造了十多年，虽然冷落，但也没有出过什么事体。又过了几年，事体终于发生了。

苏州城是一座美丽典雅的文化古城，世人皆知，这里山青水秀，人杰地灵，民风笃雅，许多地方都流传着“宁和苏州人吵架，不和宁波人说话”的说法，可见苏州在人们的心目中，从来